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
第九回 吐真情結義連城壁 設假局欺騙冷於冰

詞曰：心耿耿，淚零零，綠柳千條送客行。賊禿劫將資斧去，石堂獨對守寒燈。

——右調《調深院》

話說於冰到張仲彥家中，兩人重新叩拜，又叫他兒子和姪兒出來來見。於冰見二子皆八九歲，稱贊了幾句去了。須臾，二人淨過面，就拿出酒來對酌，仲彥又細細盤問於冰始末，於冰一無所隱。問起仲彥世家，仲彥含糊應答。於冰又說起嚴嵩弄壞自己功名，仲彥拍膝長歎道：「偏是這樣人，偏遇不著我的家兒。」於冰道：「令兄在麼？」仲彥道：「不在此處。」於冰已看出七八分來了，便不再問。頃間拿來菜蔬，俱是大碗大盤珍品頗多，不象個鄉村人家待客的。於冰道：「多承厚情，惜弟不茹葷久矣。」仲彥道：「呵呵！酒館內先生曾說過，我倒忘卻了。」時段祥在下面酌酒，忙吩咐道：「你快說與廚下，添補幾樣素菜來。」於冰道：「有酒最妙，飼用添補？」段祥已如飛的去了。沒多時，又是八樣素菜，亦極豐潔。過了三天，於冰便告別要去，仲彥堅不放行，於冰又定要去。仲彥道：「小弟在家一無所事，此地亦無人可與弟久長快談，先生是東西南北閒遊的人，多住幾時也未必就把神仙耽誤，訪道何患無時？」於冰道：「感蒙垂慈殷切，理合從命；但弟山野，最喜跋涉道路，若閒居日久，必致生病。」仲彥大笑道：「世上安有個閒居出病來的人？只可恨此地無好景，無好書，又無好茶飯，故先生屢次要別去；我今後亦不敢多留，過了一月再商酌，若必過辭，是以人品不堪待我。」於冰見他情意諄篤，也沒得說，只得又住下。

到一月後，仲彥絕早起來，吩咐家人備香案、酒醴、燈燭、紙馬等物，擺在院中；先入房向於冰一揖，於冰即忙還禮。仲彥道：「弟欲與先生結為異姓兄弟，先生以為何如？」於冰道：「某存此心久矣，不意老弟先言及。」仲彥大悅，於是大笑，拉著於冰到院中，兩人焚香叩拜。於冰係三□二歲，長仲彥一歲，為兄。拜罷，他妻子元氏，同兒子、姪兒，都出來與於冰叩拜。此日，大開水陸葷素兩席，暢飲到定更時分，仲彥叫家人將殘席撤下去，另換下酒之品。於冰道：「愚兄狹量，今日已大醉矣！」仲彥道：「大哥既已酒足，弟亦不敢再強。」立即將家人趕去，把院門兒閉了，入房來問道：「大哥以弟為何如人？」於冰道：「看老弟言動，決非等閒人，只是愚兄眼拙，不能測其淺深。」仲彥道：「弟係綠林中一大盜也！」於冰聽了，神色自苦，笑說道：「綠林原是大豪傑棲身之所；自古開疆展土，與國家建立功業，屈指多人；『綠林』二字，何足為異，何足為辱？」仲彥摸著長鬚大笑道：「大哥既以綠林為豪傑，自必不鄙棄我輩。然弟更有請教處：既身入綠林，在旁觀者謂之強盜，在綠林中人還謂之俠客；到底綠林中終身好，還是暫居的好？」於冰道：「此話最易明：大豪傑於時於勢萬不得已，非此不能全身遠害，棲身綠林中內，亦潛龍在淵之意也；少有機緣，定必改弦易轍，另圖正業；若終身以殺人放火為快，其人縱逃得王法誅戮，亦必為鬼神不容，那使是真強盜，尚何豪傑之有！」

仲彥拍案大叫道：「快論妙絕，正合吾意！」說罷，忙到院巡視了一遍，復人來坐下，說道：「弟攜家屬遷於此地，已經七年，雖不與此地人交往，卻也不惡識他們，每遇他們婚姻喪事，貧困無力者必行幫助，多少不拘；因此這一村人，若大若小，題起弟名，倒也敬服。日前大哥送段祥銀兩，弟卻不以為意，不但□四五兩，就是一百四五□兩，好名的人與遮奢人都做得來；後聽他說大哥是個過路貧人，便打動了小弟要識面的念頭，才將大哥趕回。連日不肯與大哥說真名姓，定不住大哥為人何如；今見大哥存心正大，無世俗輕浮舉動；又聽段祥言家世，以數萬金帛，嬌妻幼子，一旦割棄，此天下大忍人也，亦天下大奇人！若不與大哥定生死之交，豈不當面錯過？弟係陝西寧夏縣人，姓連，名城壁，字君寶。我有個胞兄，名國璽；從祖父至我弟兄，通在綠林中為生活。我父母早亡，弟自□七歲，即同我哥哥做私商買賣，劫奪人財物，相識若干不怕天地的朋友。別處還少，惟河南、山東，我弟兄案件最多。弟到□五歲，便想道此等事損人利己，終無結局，就是祖父也不過偶爾漏網，便勸我哥哥改邪歸正。我哥哥一聽我言，便道：『你聽處深遠，只是我弟兄兩個都做了正人，我們同事的新舊朋友可能個個都做正人？內中有一兩個不做正人，不拘那一案發覺了，能保他不說出你我的名姓麼？況我們做了正人，不拘那一案，他們便是邪人，邪與正勢不兩立，不但他們不喜，還要怨恨你我無始終，其致禍反速。你今既動了改邪歸正念頭，就是與祖父續接香火的人，將來可保首領，亦祖父之幸也。家中現存銀八千餘兩，金珠寶貝頗多，你可於山西、直隸避淨鄉村內，尋一住處，將你妻子並我的兒子同銀兩等物，盡數帶去，隱名埋姓；你們過你們的日月，我自做我的強盜。至於你嫂嫂合我，若得終身無事，就是天大的福分；設或有事，這一顆腦袋，原是祖父生的，也是祖父自幼教我做强盜的，萬一事出不測，這腦袋被人割去，或者幽冥中免得祖父罪業，也算他生養我一場。』我彼時說哥哥盡五之年，理合遠避，兄弟年精力壯，理該合他們鬼混，完此冤債。哥哥道：『好胡說！我為北五省有名的大盜領袖。諸人見你去了，有我在，朋友們尚不介意；我去了留下你，勢必有人在遍地找我；倘被他們找著，那時我也不能隱藏，你也不能出殼，事體犯了，咱弟兄兩個難保不死一處。你我的事，也沒什麼遲早，既動了此念，就於今日連夜出門，尋覓一妥當安身地方，然後來搬家眷起身；不但你可保性命，連你的兒子和我的兒子，都有出頭日子了。』此地即我採訪之地也。到家眷起身時，我哥哥又道：『今後斷不可私自來看望我，亦不可差人來送書字，叫人知道你的下落，便是在一番心機；你權當我死了一般，你干你的事，我干我的事。』從此痛哭相別，弟在范村已是七年，一子一姪倒都結過婚姻，我哥哥不知如今作何景況？」說著，眼中流下淚來。又道：「我早晚須看望一遭才好。」於冰不絕口的稱贊。城壁拂拭了淚痕，又笑說道：「大哥是做神仙的人，將來成與不成，我也不敢定；然今日肯拋妻棄子，異日可望飛升。假若成了道時，仙丹少不得送我一二□個。」於冰也笑道：「你且姑俟之，待吾成道，送你兩門何如？」兩人都大笑起來。又過了數天，於冰一定要去，城壁還要苦留，於冰道：「我本閒雲野鶴，足跡應遍天下；與其住在老弟家，不如住在我家了。」城壁知於冰去意極堅，復設盛席款待。臨行頭一夜，城壁拿出三百兩程儀，棉皮衣各一套，鞋襪帽褲俱全。於冰大笑道：「我一個出家人，要這許多銀子何用？況又是孤身，且可與我招禍。我身邊還有五六□兩，盡足費用。衣服等項全領，銀子收□兩，存老弟之愛。」城壁再三，於冰收了五□兩。二人敘談了一夜。次日早飯後，於冰謝別，段祥也來相送。城壁叮嚀後會，步送在□里之外，灑淚而回。於冰因段樣家口多，又與了他兩錠銀子，段祥痛哭叩別。

於冰行了兩月有餘，也心無他向，由山西平陸並靈寶等地，過了潼關，到華陰縣界。行至華山腳下，仰首一看，見高峰遠岫，集翠流青；雲影天光，陰晴萬狀，實五嶽中第一蔥秀之山也。於冰一邊走著，一邊顧盼，不禁目蕩神怡。又想著，外面如此，若到了山深處，不知更是何如。本日就在左近尋店住下。次早問明上山路徑，繞著盤道，行折迴環，轉過了幾個山峰，才過了花果山、水簾洞。不想都是就山勢鑿成亭台、石窟、廊榭等類；又回思日前經過的火燄山、六盤山，大概多與《西遊記》地名相同；也不知他當日怎麼就把花果山、水簾洞，做到海東傲來國，火燄山做到西天路上，真是解說不出。看玩了好一會。就坐在那水簾洞前歇息。覺得身冷起來，心中說道：「日前要遊山西五台，身上俱是袂衣，致令空返；此番承連賢弟美情，贈我棉衣、皮衣，得上此山，設有際遇，皆連賢弟之賜也。」正坐間，忽然狂風陡起，吹得毛骨皆寒，於冰心驚道：「難道又有虎來不成？」少刻，光搖銀海，雪散梨花，早飄飄蕩蕩下起雪來。頃刻間，萬里皆白。於冰見雪越下越大，急忙回到山下，至昨晚原住店中，借火焙衣，沽酒禦寒。

少刻，店主人出來，笑問道：「客人回來了？遇著幾個神仙？」於冰也不答。他旁邊一人問道：「這位客官認得神仙麼？」店主人笑道：「這位客官昨晚住在我家，說要上山去訪神仙；今日被雪辭了回來，少不得過日還要拜仙。」那人道：「天地間有神仙，就有人訪神仙，可見神仙是有的。」於冰忙問道：「老哥可知神仙蹤跡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是神仙不是神仙，我也不敢定他，只是這人有些古怪，我們都猜他是個神仙。」於冰喜道：「據你所言，是曾見過，可說與我知道。」那人道：「離此西南，有一天寧寺，寺後有一石佛岩，在半山之中，離地有數丈高；山腰裡有一石堂，石堂旁有一大孔，孔上栓著大鐵繩一條，直垂到溝底；鐵繩

所垂之處，俱有石窟窿，可挽繩踏窟而上，當年也不知是誰鑿的窟窿，是誰將繩子繫在孔內。在那地方許多年，從無人敢上去。月前來了個和尚，在天寧寺住了一夜，次日他就上那石堂去，早午定在石堂外邊坐半晌，寺中和尚見他舉動怪異，傳說得遠近皆知。起初無人敢上去，只與他送些口糧，他用麻繩上去；近日也有大膽的上去，問他些死生富貴的話，他總不肯說究竟；他都知道，怕洩露天機。他雖是個和尚，卻一句和尚話不說，說的都是道家話，勸人修煉成仙；日前我姐夫亦曾上去見他，看是神仙不是？還送了他些米，心服得不得了。客官要訪神仙，何不去見他，看是神仙不是？」於冰道：「老哥貴姓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叫趙知禮，就在天寧寺下居住，離此八里。」於冰道：「你肯領我一去，我送你二百大錢。」趙知禮道：「這是客爺好意作成我，我就領客爺一去。客爺貴姓？」於冰道：「我姓冷。」知禮道：「我也要回家，此時雪大，明日去罷。」不想次日仍是大雪，於冰著急之至，晚間結記得連覺也睡不著。直下了四日方止。到第五日，於冰與知禮同行；奈山路原是難走，雪後連路也尋不出。二人走了三天，方到知禮家。送了他一兩銀子，知禮喜出望外，領於冰上了天寧寺山頂上，用手指著道：「對面半山中，那不是石堂和鐵繩麼？」於冰道：「果然有條鐵繩，卻看不見石堂。」知禮扶於冰下了山，直送到石佛岩下，指著道：「上面就是那神仙的住處。」於冰見四面皆高山崇嶺，被連日大雪下的凸者愈高，凹者卻平，草木通白。細看那鐵繩，一個個竟是鐵環連貫著，約長數丈；岩上都鑿著窟窿，看著著實危險。向知禮道：「你敢上去麼？」知禮道：「我不敢。設或繩斷，或失手掉下來，骨頭都是粉碎哩！」於冰又詳細審了一番，說道：「我再送你一兩銀子，你幫我上去。」知禮道：「冷爺便與我一兩，我也無可用力。據人說上去還好，下來更是可怕，不如回去罷！你一個讀書人，那裡會攀踏這些險地？」於冰也不答他，心裡說道：「難道罷了不成？」於是將衣襟掖紮起，定了定心，把鐵環雙手挽住，先用左腳踏住石窟，次用右手倒換，已到岩間。只聽得知禮吆喝道：「好生挽住繩呀！」這一聲，於冰身子便亂顛起來，從新又拿主意道：「到此時，只有進無退，懼怕徒傷性命！」於是又踏窟倒手，約有兩杯茶時候，到了岩頂；扒了上去，那石岩卻甚是平正，竟有四五尺寬。低頭往下一望，毛骨悚然，不但知禮，連溝底也看不明白。再看那鐵繩，竟是從山腰裡鑿一大窟窿，將鐵繩橫穿了過去，倒掛在下面。東邊流著一股細水，西邊還有四五步遠，便是石堂。石堂門卻用一塊木板堵著，用手一推，應手即倒；向石堂內一覷，果見有一和尚，光著頭，穿著一領破衲襖，閉著眼，坐在上面。於冰俯身入去，也不敢驚動他。見石堂僅有一間房，大東邊放著米，西邊放著柴和大沙鍋、火爐、木碗等項，地下鋪著一條破氈，和尚就坐在上面；氈上還有幾本書。石壁三面都鑿著佛像。再看和尚，頭圓，口方，項短，眉濃，雖未站起來，身軀也未必高大。猛見和尚把眼一睜，大聲說道：「你來了？」於冰連忙跪下道：「弟子來了。」那和尚道：「你起來，坐在一邊講話。」於冰扒起來，侍立一旁。那和尚道：「我教你坐，只管坐了，何必故遜。」於冰坐在下面。那和尚道：「你跋涉至此何干？」於冰道：「弟子拋家蓬門行，歷盡無限艱苦，昨在華山腳下，訪知老佛寄居此岩，因此拼命叩謁，望佛爺大發慈悲，指示岸畔。」那和尚道：「不用你說，我已盡知。」於冰道：「敢問老佛法名、寶刹？」那和尚道：「我也不必問你居址、姓名，你也不用問我的出處、根由。」說罷，磨墨展紙，寫了幾句話，遞與於冰。於冰雙手接來一看，見寫得倒有幾分蒼老，上寫道：

身在空門心在凡，也知打坐不參禪；嬰兒未產胎猶淺，姪女逢媒月始圓。攪亂陰陽通氣海，調和水火潤丹田；大龍鉛虎初降後，須俟恩綸上九天。

於冰看罷，道：「大真人乃居凡待詔之仙，弟子今得際遇，榮幸曷極！」說著在地下又磕了幾個頭。那和尚道：「你起來！」於冰跪懇道：「萬望真人念弟子一片至誠心，渡脫了罷！」那和尚道：「子欲何求？」於冰道：「弟子欲求長生大道。」和尚道：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；可離，非道也。道本無形、無聲，故老子有道可道，非常；名可名，非常。又言：恍兮惚兮，如見其像；依焉稀焉，如聞其聲。修身者，要養其無形、無聲，以全其真，天得其真，故長；地得其真，故久；人得其真，故壽。」說罷，將自己的心一指，說道：「你明白了麼？」於冰道：「真人的話，最易曉，而其所以然者，還未明白。」和尚呵呵笑道：「難哉！難哉！這也怪不得你。你想來還未吃飯？」隨手指著道：「你看柴、米、火、刀、鍋、爐俱全，石堂外有水，你起去做飯。」於冰答應了一聲，連忙扒起，煨火取水做飯。須臾飯熟，那和尚又從米旁邊取出鹹菜一碟，筷子兩雙，著於冰坐了，和他同吃。吃完，於冰收拾停當，天已昏黑。和尚道：「你喜坐則坐，喜睡則睡，不必相拘；我明日自傳你大道真訣。」說著向石壁牆上一靠，冥目入定去了。到二鼓時，於冰留神看那和尚，見他也常動靜，卻不將身睡倒。於冰那裡敢睡，直坐到天明。次日，日光一出，和尚取過一本書來。又取出一莖香來，道：「看此書須點此香，方不褻瀆神物。」於冰叩首領受。和尚見於冰點著香，說道：「你可焚香細玩，我去石堂外散步一時。這石堂口兒，必須用木板堵住，防山精野怪來搶此書。」於冰唯唯。那和尚出石堂去了，於冰忙用木板堵住門，雖然黑些，也還看得見字。於冰將香點著，插在面前，且急急掀書細看，內中多奇幻費解。看了三兩篇，覺得頭目昏暈，眼目暴脹起來。頃刻天旋地轉，倒在地下，心裡甚是明白，眼裡也看得見，只是不能言語，並動手腳。少頃，那和尚一腳踢倒木板，笑嘻嘻的入來了。先將於冰扶起，把皮襖脫剝下來，又向腰間亂摸，摸到帶銀去處，用手掏出，打開看視，見有百兩銀子，喜歡得跳了幾跳。遂將他的書並銀子，袋在一小搭襖內，斜掛在肩上，道：「晒了許多日子，今日才發利市；是你來尋我，不是我去尋你。」又指著於冰棉襖道：「錯過我，誰也不肯給你留下，讓你穿去罷！天氣甚冷，這皮襖我要穿去。」又指著地下鋪的氈子道：「我送了你罷！」又向於冰打一稽首道：「多謝佈施了！」笑的出石堂去。於冰耳內聽得清楚，眼中看得分明，無如身子麻軟，大睜著兩眼被他拿去。直待那柱香著盡，待了一會，才慢慢的坐起，覺得渾身骨軟如無，口渴得不得了。扒出石堂，覺得心上清爽些；又到東邊流水處，用手捧著吃了幾口水，立即身子立起來。原來那和尚是湖廣黃山多寶寺僧人，頗通文墨，極有膽量；人不敢去的地方，他都敢去，常以此法騙人。適才那香是悶香，賊人亦偶用之，見水即解。於冰銀兩一總落在他手，喜得留下命；瓶口還有七八兩碎銀，未被他去。回到石堂，打火做飯吃了便睡。睡到次日，吃了早飯，方出石堂，手挽鐵環，腳踏窟窿，一步步倒退下山底，覺得比上時省力許多，只是危險可怕之至。自此之後，心無定向，到處隨緣歇臥，訪問名山古洞仙人的遺蹟去了。

正是：

修行不敢重金蘭，身在凡塵心在仙；誤信傳言逢大盜，致他銀物一齊乾。